#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進策別一十七篇

課百官別六篇



策別敘例

臣聞爲治者有先後有本末衆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盖其總有四其別有十七所謂其總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此之

謂其總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屬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崇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户口四曰較賦税五曰教戰守六曰去蝥民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材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敢者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屬法禁第一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

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 以左傳攷之渾沌出於帝鴻氏窮奇出於少皞氏檮杌出於顓帝氏饕餮出於縉雲氏皆大族也 夫惟聖人惟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 史記商鞅傳秦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韓非傳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

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戲弄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

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箠楚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隄防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待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漢張湯劾鼠訊鞫論報注云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斯以為刑不上

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曆者選舉志云每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秩滿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俾州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舉之而詔曰切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第二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謹爵賞惜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

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愛惜謹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

任法大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周官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

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以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唐制主司以通榜取人兼採譽望或自投所業或各率所知皆有定制有司得以熟知其賢否故進士得人爲當時之冠如龍虎榜之萬大縣可見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人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決壅蔽第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

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

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不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威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以如晉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无廢事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晉史王猛傳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郡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官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符堅乃雄之子其祖洪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邑之酋豪世爲戎酋長王猛傳云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

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故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

是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專任使第四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文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成功漢王嘉傳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

矣漢張釋之傳釋之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顏師古曰調選也朝廷方將減任子請冗官上廟嘉祐中書降旨以減省奏薦子孫親戚恩澤下兩制及臺諫官定奪尋已具條件聞奏又冊下中書密院重行詳定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綉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

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其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

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久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已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蔑蔽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處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

而不還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必將有卓然可觀者也

## 無責難第五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决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

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重者其罰均（國朝自祖宗以來應有薦舉除受之日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畏懦不理職務廢闕疲軟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植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

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 無沮善第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閒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

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絕之則屛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良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

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欲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

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一時之欲死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六

#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 進策別中

### 安萬民六篇



#### 崇教化第七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孔安國云忸怩心慙）

也
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際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

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樂記云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史記秦本紀大廉元孫曰中衍中衍元孫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曰以

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遜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兵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事已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

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腕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之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 勸親睦第八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史記秦紀云衛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富人子壯則出分貧人子壯則出贅賈誼治安策云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則亦猶人身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

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乎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䘏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適子為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適子爲後別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者也

大傳注疏云別子爲祖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此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常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此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五世若謂上從高祖下至元孫之子此元孫之子則合遷收不得與族大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

其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与三從兄弟爲宗或有繼曾祖者与再從兄弟爲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或有繼禰者与親兄弟爲宗故繼高祖者至于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元孫五世是皆五世不復与四從兄弟爲宗故至五世則迁各自隨近相宗又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无適而宗族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

古者立宗之道適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適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宗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以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

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于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

## 均户口第九

夫中國之地足以養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周禮載師法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

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左傳成公十二年晉郤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散于天下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

藝無事種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于其所重之地以至于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

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宣帝紀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於杜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荊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士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 較賦稅第十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唐陽炎傳初定令有租賦傭調法自開元至德以來積弊滋甚貧常德宗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无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准而均收之夏稅尽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議者以為租庸令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當田則賦輕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原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

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

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未必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收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

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 教戰守第十一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

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周官大司馬之職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法）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時海

內以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事見祿山傳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肅宗雖能克復兩京而河朔之地竟爲藩鎮所分裂迄于唐亡終不能取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

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 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

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漢制材官騎士常以秋後肄習課試故韓延壽之守東郡行都試之法以修武備事見本傳）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 去姦民第十二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游戲

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鄉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周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

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注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遷若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周官司救有此說注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罪惡之狀著之背也圜土獄城也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莽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後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以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

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勑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聞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諸侯弱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尤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進策別下



省費用第十三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史記周本紀諸侯聞虞芮之人俱讓而去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故諸侯皆來決平　云武王渡河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軍旅四

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本紀云西伯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崇侯武王伐紂滅國五十）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

夫鬻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太祖乾德四年二月王師入荊南高繼沖裳率族歸朝得州三縣一十五三月克湖湘得州十四縣五十八宋太祖開寶四年二月潘美攻拔廣州擒劉鋹以獻嶺南平得州四十一縣六十皆荊楚故地）西平巴蜀（太祖乾德二年詔以蜀孟昶与河東劉鈞潛結起遂遣王全斌王仁贍曹彬等分路伐蜀三年正月十三日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上表請降凡出師六十六日而兩川平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東下并潞（太祖開寶二年二月車駕親征太原待以頓兵甘草地中人多腹疾閏五月班師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車駕復親征四月次太原五月癸未夜攻城城欲壞劉繼元始上表納款河東平得州十縣四十一河東卽古并州之境先是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五月車駕親征澤潞王師環城筠赴火而死澤潞遂平）其費用之多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

甚感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所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而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

太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

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盡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国朝九郊祀每至礼成頒賚群臣衣帶鞍馬器幣下泊軍校絲帛有差舊式宰臣樞密使銀二千兩絹二千匹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各一千五百疋兩其他各有定數天子有七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宰臣王旦加門下侍郎充玉清昭應宮使其他如會靈觀祥源觀万壽觀之類皆命大臣領之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徒為都水監仁宗嘉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時朝廷欲修水官

故專置此職以代三司河渠司事欲重其任以御史爲推吕景初判臨事後亦不常其官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同判置淮南江浙荊湖路都大發運使都監以判官以上或諸司使充仍兼制置茶鹽礬稅掌經度山澤稅賦以救漕輓以佐京師之用後就淮南創使解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既長既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厘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定軍制第十四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

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漢昭紀更賦注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漢制京師自南軍北軍掌宮禁衛而期門羽林皆屬郎中令百官公卿表注云志期門下微行行從以名官羽林亦猶衛之官言其如

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月所以為王者羽翼也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云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唐兵志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之興因之隋制十二衛唐增為十六衛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陸宣公奏議云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兵志又云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之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漢百官公卿表云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治長安城中故後世言京畿者多稱之以數十萬計皆給

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制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兵志云　太祖　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其邊防外藩及川廣之屬須兵屯守者自京師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由此觀之則是天

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稟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粟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

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眞宗咸平三年正月神衛軍戍卒趙延順等作亂推都虞候王均[illegible]據益州反僭號大蜀改元化順朝廷命雷有終楊懷忠并討平之　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宣毅卒王則挾妖術據城反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遂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朝廷命明鎬文彥博等討平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集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如諸葛亮周瑜輩皆嘗以吳蜀之兵與魏抗衡）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已懽忻踊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

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長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以過半矣

訓兵旅

## 蓄材用第十五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鰌蜿之所蟠群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

雖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區之二虜聚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反國五年徵召羣臣[illegible]大數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又史記范睢傳秦昭王臨朝太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

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它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孫武齊人嘗著兵書十三篇吳起衛人嘗著兵書六篇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如史記趙括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遂敗於長平之類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如唐史李元平好論兵及守汝州遂爲李希烈所擒之類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仁宗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故西鄙用師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待一旦

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愕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募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揭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寶元二年二月十八日詔自今武舉人程試並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定高下康定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命翰林學士丁度西上閤門使李端愨等同共試驗武舉中選者百八十人康定元年正月乙酉詔陝西川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西賊情偽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津遣赴京師繼而又詔京朝官選人三班使臣有文武器幹者並許詣所屬官司自陳當量材試用]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從而廢之[仁廟皇祐元年九月五日下詔罷武舉大略謂如聞所隸習者率雜拔諸生編戶年少紛然捐投為之愈多宜罷試於兵謀御專務於儒術其將來科場武舉人曾經祕閣考試者即許投下文字外更不許新人取應以後科場今罷武舉一科]今之論者以謂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

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貫音官）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廬使知其可用（史記孫子傳吳王闔廬謂孫子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

人曰諾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復以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小

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豪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藝方略之數以求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 練軍實第十六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

家人一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又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

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弃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悉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

數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仁宗康定元年六月甲辰詔陝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爲弓手強壯以備盜賊）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於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

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

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 倡勇敢第十七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梃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

至於妬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夫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王）

句踐起師逆之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性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田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韋昭注云決鉤弦拾二擬言申胥登善用兵眾必化之鑽一人善射百夫寬著決拾而放之三禮圖云決以朱韋為之按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猶闓闓音開以象胥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開之極猶拔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君無決極拔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即今世所用包指是也遂捍臂亦以朱韋為之按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即今世所用套袖是也苟有

以發之及其斷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

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

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

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

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

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漢武紀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武帝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征大宛天漢四年春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遣李廣利將兵出朔方征和三年三月又遣利出五原廣利敗遂降匈奴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

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〻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八